

施公案

(二)

SHI GONG AN

• 中国古典公案馆藏善本 •

典藏精品

清·佚名 编撰

话说江都县有一秀才，姓胡，名登举，他的父母为人所杀，头领不见，
胡登举合家吓得胆裂魂飞，慌忙出门去禀县主，跑到县衙，正遇升堂，就进去喊
冤，走至堂上，打了一躬，手举呈词，口称：父师在上，门生祸从天降，即蒙老父
师，即赐严拿，说着，将呈词递上，书吏接过，铺在公案，施公静心细阅，上写：
具呈生员胡登举，祖居江都县生父曾作弄翰林，告老家居，广行善事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天
地
人
三
才

天
地
人
三
才

天
地
人
三
才

天
地
人
三
才

天
地
人
三
才



天
地
人
三
才

天
地
人
三
才



旋公案

清·佚名 编撰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九十三回 索御史惧参请罪 施贤臣假审庖人

话说贤臣见钦差大人未到，不能摆筵，叫施安：“速取我的名片，到金亭馆请钦差大人，就说众位大人端候索大人驾到呢！”施安答应，出太殿，行至雨坛，已见索御史入来。他先到雨坛参拜神像；往前紧行几步，与施公行礼，说了几句客套，又与众官相见已毕，齐进大殿。茶罢，施公、索御史入坐首席，彼此谦让，只得各随品级坐定。施公下席相陪，吩咐道：“施安，你快去厨下传与厨厨役：天气炎热，苍蝇甚多，务要叫他们小心洁净。如若齐备，就摆上来。”施安答应，高声传给厨房。厨役不敢怠慢，派人撤茶盘，设下酒壶杯筷，摆上各式素菜。众家人俱在一旁侍立。施安轮流斟酒。贤臣坐在末位，含笑说道：“承众位不弃，薄酒一杯，诸公须要尽量，切不可拘泥。”众官道：“大人既赐盛饌，美意深情，我等何敢自外。酒足饭饱，各自随饮，何敢劳大人深让。”众官正在开怀畅饮不表。

又说座内有位多六老爷，乃正白旗人，素常为人直口快，最喜奉承，爱戴高帽。若知他的性气，须着给他几句好话，你说要什么都行；你说他那件事不能办，他偏要去办定呢！他见施公陪着众人殷勤相让，又不住嘴的吩咐厨子小心，这鞑子老爷心里甚喜，大声言道：“我等蒙大人赏赐，大人不用费心照应。”只见他说着，并不等让，吸溜溜、呼噜噜就是几碗，真是爽快。可巧挨着他座位有位九老爷，系镶黄旗满洲人，官名怀忠之，因声讹同，叫“坏种子”。平日与多六老爷有些戏耍，深知多六老爷的禀性，今日见他这般粗卤，安心要给他个炭篓鬼戴，故意望着这位鞑子老爷点头夸好，说：“还是我们多六老爷生成的福大量大。我看着吃得实是爽快，真叫我佩服。我出个主意，不知多六老爷允许否？我料你大概不过四五碗面之量；你果再吃三碗宽卤面，我情愿输肥猪一口，美酒五坛。候开屠之后，奉请众位作陪，仍然在此筵宴。吃不了作为取笑，你

看如何？”这位鞑子老爷本性高傲，听说此言，他不思忖能否，便满口应承，带笑道：“请众老爷作证，我如不能，加倍认罚。”众官齐说有理。施大人吩咐厨役，速速端面上来。这位多六老爷本来食肠甚大，才见施公这等厚情，已经吃得十足了；今又被怀九老爷这一激，复逞能赌胜，还要吃三碗。哪知连一日尚未咽下，忽然“哇”的一声，连新带陈，张开口一喷，溅了怀九老爷满脸一身，急得九老爷大声嚷道：“你这是何苦？”话还未完，将衣服一抖，自己也觉撑持不住，一张口吐了个满桌子。众官正在嫌憎，他二人这家气味难闻，又被恶臭一冲，忽然都反胃恶心，难以忍耐，登时一个个吐了满地。俱是头晕眼花，有隐几而卧的，有靠椅而坐的，有蹲在地下的，有伏在板凳上的，等等不一。

施公看罢，连忙大声喝道：“这一定是众厨役粗心，卤菜不洁净，故此吃了恶心。众位请坐，施某判个笑话，大家听听。”只见施公满脸带怒，叫道：“施安将厨子传来！我要问问他们口供，因何面里如此？”施安答应，就将厨房人役叫到八名，一齐跪在殿台上。施公故作含嗔，用手一指，大声喝道：“好！你们这些奴才真乃大胆！调卤煮面，你老爷曾不住的吩咐。为何众位老爷吃面之后，这样乱吐？叫你们小心，还敢如此。”厨子听了这一片言词，禀道：“这炎热天气，小人惟恐苍蝇乱飞，看着仔细留神。众位老爷吃了呕吐，小人实不知情。”施公仍不息怒。众人一齐相劝，说：“卑职等是无福消受大人的赏赐，求大人看我等面上，恕过厨子。大人为卑职竟罚他们，倘日后传说难闻。”施公听罢，故意点头大声说：“若不看众位老爷情面，定将尔等重处。但只一件，施某暗想卤内，即便落下苍绳，不过一两两位误食而呕吐。不知今日为何竟是如此？其中大有情弊。我幼年看过药性赋，待我当面一试，便知分晓。”说着满脸带怒道：“尔等记打一次！速速下去将众位老爷吐的东西，拣来我看。”

厨子答应，连忙叩头，谢老爷饶恕之恩，一齐站起出殿。不多时各持油盘，用筷子在殿地把所吐之物，俱挟在盘内。每人擎着一盘，走至施公面前，一齐放在桌上，口称：“老爷，小人遵命把各处秽物，尽都拣在盘内，请老爷过目。”说罢一旁侍立。施公闻听，故装

闪目观看，但见未化的肉食甚多。验罢对着众官把脸一沉，哼了两声！复又开言说道：“众位老爷请听，施某有一言。并非施某多事，常言说作子要孝，为臣要忠。看着众位皆是明知故犯，少不得用本提参。”言罢，吩咐厨子：“尔等快些将这秽物撤去。将那肉物等类，俱用水洗净。我明日奏明圣上，好拿你作证。”厨子这才知用反胃药，为的是要拿各位老爷错处。众官彼此相看，后悔不及。正在慌张无计可施，索御史从殿外摆摇而来。到了施大人面前说些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 至尊下郊祈甘雨 番僧妄想讨御封

话说索御史吃了半碗，觉心腹发闷，连忙吃些槟榔、砂仁、豆蔻，压将下去。后来见众文武一齐呕吐，便即走到殿阶之下。候众官吐罢，忽听施公在里边闹谣言。他领教过施公厉害，一听心中早就明白，走进殿内，至施公面前满面带笑，尊声：“施大人，索某今日望大人跟前讨个全脸，望求大人开恩恕过，切莫奏闻圣上。不知大人肯赏脸否？”贤臣见索御史如此求情，连忙站立，满脸含笑，口称：“钦差大人请坐，众位请坐。既都知过却好。适才施某一时刚暴，众位莫生嗔怒，还望涵容。你我既食君禄，必当报答君恩。皇上为国忧民，亲身祷雨，用素膳步行入坛；又颁旨各府州县遍贴告示，禁止屠宰。咱众文武同受雨露之恩，应遵皇上谕旨。咱们先违背圣谕，何能管理军民？知法故犯，罪加一等。众位既然知过，施某只得钦差面上念通家之好，不行深究。”众官听施公之言，一齐打躬，这才将心放下，回衙安息不表。

且说康熙老佛爷自颁旨祷雨后，仍不见甘霖沛降，圣心深以为忧。暗想：“民以食为生。五谷不能播种，小民何以为生？自古商汤祷雨桑林，引事自责。朕登九五，海晏河清，年丰岁稔，为何这等亢旱，缺雨苦民？莫非朕有失德之处，上帝震怒，警戒于朕。”老佛

爷忧虑民间疾苦，日日斋戒，并不骑马坐辇，步行入坛，光头不戴帽，率领文武虔心拜祷上帝。众文武官员见主上如此，俱都是光着脑袋，跟随圣驾就在太阳殿里晒着行走。五鼓进殿，黄昏圣驾还宫，这等虔心，传扬天下，军民无不感念圣恩浩荡，替圣上念佛。此时惊动了—个水内精灵，他要借此机会，讨—金口封号，好修正果。他算计—定，慌忙化作番僧模样，夤夜到了京都德胜门外，投在黑寺庙内住下，自称黑面僧从。这精灵修炼，颇有数百年道术，心灵性巧。暗想无由自薦，不能朝见圣主，暗中串通喇嘛僧，外面代他传扬，善能呼风唤雨。又打点庙主，代奏明圣上。喇嘛僧受其所托，便委婉奏明：“庙内看—个番僧，善能祈雨。”圣上爱民恩重，并不深究，降旨准奏。这黑面僧亲手画了—张法台图样，奏呈万岁御览。

圣上龙目看毕，降旨将图发交工部，遣官监验，照式起造。钦天监选择吉日，命僧人登坛，起造如有违误，交部议处。工部官员依旨，率领匠人在地坛布置既妥，立刻兴工。只见图样开写明白：法台—座高七尺，面宽三丈要见方，上要天花，下辅地平。台下一面放大水缸七口，每口盛净水半缸，其中各插柳枝七根。台上下四围，俱是悬花结彩。众官吩咐，匠人不敢迟误。治造齐毕告竣，专候选择良辰，黑面僧入坛，此话不表。

且说江西广信府天师洪教真人，—日正在丹房打坐。有值日神来至面前，控身打—躬，口尊：“法师，今有—岔事：只因上帝不降甘雨，真命天子恐其黎民不安，颁旨设坛求雨。惊动了黑旗角下—个妖精，化作番僧形状，以法术自炫。圣上降谕，强求甘霖。不但无济于事，徒耗精神，反致招引邪教暗入京都，惑乱君心。我若隐匿不奏，岂不辜负圣恩。”洪教真人即刻吩咐法官道：“尔等速备应用之物，明日起程入都面圣。”真人朝行夜宿，—路无话。这日来至通州，真人下船乘轿，法官骑马，到了齐化门，穿城而过，—直奔至九天宫住下。因恐惊走妖邪，不去朝见，只好临期陛见，与僧人睹面。又写封牌—面，诸神免见。又暗差法官，探听番僧何时入坛。法官讯问已毕，对天师禀道：“后日十三日良辰吉时，番僧上台求雨，万岁御驾亲临，众文武—齐随驾。”真人听罢，暗想必须如此奏

明，方为停妥。想罢眼望法官说道：“尔速行安置，以备朝见。”法官答应。

这日正是朝贺之期，钟鼓齐鸣，笙箫细乐，檀香扑鼻，金鞭三响，老佛爷驾登龙位。文武朝参已毕，分班侍立。当值官上前跪倒，口呼“万岁”三声。“臣启奏我主，今有江西龙虎山洪教真人来京朝见，候旨定夺。”老佛爷降旨召见。龙颜一见大悦，问道：“朕未出旨宣召爱卿，卿家何事来京？可细细奏明。”真人见问，连忙叩头，口尊：“万岁，听臣启奏。微臣并非擅自来京，臣既食君禄，应当报答君恩。降怪除邪，臣之道也。有事隐弊，即便欺君。只因京师妖气甚盛，臣恐主公被邪感动，为臣不敢不奏闻我主得知。”

天师奏罢，老佛爷闻奏，甚是惊疑，连忙说道：“朕降旨设坛祈求甘露，为救黎民。正在望云思雨，朝臣奏闻：有一西方僧人善能祈雨。朕当准奏，命番僧求雨，以苏民困。并未闻妖异之说。卿家不知有何风闻？可细细奏闻。”天师听罢佛爷之言，复又奏道：“臣自汉至今，祖居龙虎山，世掌洪教，蒙恩封正乙真人。臣家世代相传，奉天救命，每日有值日神轮流听事。臣在丹房净坐，值日神报，臣才得知。言：‘苍天未能下雨，圣上怜民，宸衷切虑。圣驾率领百官，日日进坛祷雨。龙恩远播，军民仰望念佛。故此惊动妖邪，潜来帝阙。’伏我主若命他求雨，不但无益于民，而且有害稼穡。雨露飞霜，自有定期；年岁丰歉，系奉上帝旨意所定；天意难测，岂能相强？臣故连夜来朝，奏明圣上，赦臣胆大无旨进京之罪。”

且说康熙老佛爷，乃是马上皇帝，本不信邪言。天师奏罢，未免龙心不定，暗想：“清平世界，白昼之间，妖怪何敢变化人形？”转想：“天师敕封洪教真人，受五雷正印，历代所传。保国佑民，斩妖除邪，岂敢妄奏，自寻其罪？朕想那年朝贺，寡人方十二岁，朕见他童年称天师，不过是江西一个小蛮子，借祖上之名，他还有什么法力？朕要想难他。打着满洲话，叫九梁公擎过三杯茶来。先赐他一碗，他用左手接过；又赐他一碗，用右手接过。朕安心试探，复又叫人送过一碗。朕思他必定放下一碗，接第三碗。谁知他将右手那一碗，往空中一送，便将第三碗接在手内。那一碗悬在空中，竟是有人托住一般。朕见他谢恩，将手擎两碗饮毕，给与内监接去；

复又伸手将空中的茶碗擎在手内。朕只当他一饮，谁知他向空中一倾，却未见水点。彼时朕心甚是不悦，以为他卖弄法术，轻视于朕。只见他不慌不忙，递过茶盏，连忙跪倒叩头，口称：‘万岁！微臣有事启奏：适因扬州天心府城十字街，偶遭天降火灾，微臣倾化落了一阵茶雨，已将回禄泼灭。’朕又想起乘船，坐在船头，但见海水波涛陡起，浪比船高，几乎将船打翻。文武一齐皆惊。朕见他将小手一摇，喊道：‘龙神免朝！’一声未了，水既归源，波平浪静。朕因心中甚喜，不枉天师名号，时时赐些珍珠彩缎，又加公爵，以垂永久。天师回去，约至三年，忽有九个番僧来到朝门。该官奏朕说：‘北京乃兴隆之地，就只气脉不通。若能挑通河道，气脉流行，可以千年永固，国运日强。’朕思奏得有理，一时误信邪言，将要降旨动工，天师忽然来京中门候旨。朕将他宣至金殿，谒朕已毕。他口呼：‘万岁！微臣伏闻主上降旨，京都挑通河路。此事于我主国运大有不便。九个番僧乃九条泥鳅精所变。我主不可被其蛊惑。’朕彼时闻奏问道：‘依卿如何将邪物治住？’他奏：‘微臣自有方略。此时如用法力擒捉，不但扰动军民不安，反觉费力。我主降旨止住兴工，这怪皆修炼年久，其性灵通，知微臣来京，即行暗遁。’朕因降旨停工。

三日后，果然九个番僧不见踪迹。……这几件事皆朕所亲见，足微先知之异。今日之事，仔细推详，大约不错。”老佛爷想罢，复又慢开金口说道：“朕承天道，惟恐百姓流离，今因荒旱，以至误信妖言。据卿所奏，番僧必是妖物显化，不但无益于民，反受其殃。此乃朕不明之故。若非爱卿护国来朝，未免堕其术中。不知卿家有何法术擒捉此怪？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 张洪教擒拿妖怪 甘忠元控告渚龙

却说老佛爷听天师所奏，即欲降旨，把番僧擒至金殿，使天师

法力叫他现出原形，看他是何妖物。天师连忙叩头，口尊：“万岁，且擒住妖怪，叫他真形现出，方免叫我主龙驾受惊。事毕，臣自有佛法求雨，以救生灵。”天师奏毕，俯伏金阶，老佛爷龙心大悦，叫声：“爱卿，果能求下甘霖，普救黎民，朕不负卿，依卿所奏。”天师随众步下金阶，出了合勒闻思哈门。轿夫搭过金顶钢人轮，到了内东华门。路旁有人大叫：“冤枉！”嚷着跑到轿前，横拦去路，跪倒不住的叩头。天师在轿内沉吟不语。法官一见，连忙说道：“你这人好无分晓。”天师看罢，轿内开言说：“你这人，本爵看来，并非庸愚，难道你不知洪教天师专管擒怪，并不代理民词？有什么屈情，快到那有司衙门去告。”此时众军民见有人在天师面前告状，一齐拥挤观看，但见天师轿内说话。那人复又连连叩头，口尊：“真人，晚生自幼读书，世务不明，冒犯法驾，应该万死。无奈其中实出不得已，只得冒罪前来，拦真人法轿，叩求天师老爷救命！”天师听那人口称晚生，知是儒门之士，连忙说道：“你既是文人，不必下跪。你且站起，慢慢说你的冤枉，本爵看是如何？”那人听天师之言，口尊：“真人，晚生告的是城西河内渚龙。现有呈状在此，请天师过目。”真人接过，逐字看了一遍。只见上面写道：

具呈人甘忠元，祖居顺天府昌平州，庚子科举人。为渚龙肆横，良田变成泽国事。窃生有祖遗良田数顷，坐落在卢沟桥浑河上梢，距西岸五里，满门藉此衣食。不意九年前，忽被蛟龙霸据，竟成水族之窟。嗷嗷待哺，几致九死一生。因此幽明结怨，含忍数年，抢地呼天，沉冤莫诉。今闻真人法驾到京，冒死奉渎，叩恳开天地之恩，施无穷法力，俾恶畜敛迹，沧海仍复良田。则生合家均蒙再造之恩。万代衔结不忘。上诉。

天师看罢呈词，沉吟多会，叫声：“贤契不必伤心。本爵既接了你的呈词，自有道理。你今日暂且回去吧！明日不出红日，速来敝观，本爵自然将你这段事，判个水落石出。”甘忠元闻听天师之言，心中暗自欢喜，慌忙与天师跪倒，往上叩头，说道：“多谢真人天恩。”天师在轿内，连忙命人相搀，说：“贤契请起，不必多礼。甘忠元只得平身站起，告辞而去。

天师既至观中，先在丹房静坐，吩咐法官收拾上坛法物，以备

随驾擒伏番僧。法官应声而去不表。只见守门军役前来跪倒，启禀：“真人，昨日告渚龙的人求见。”天师听罢，吩咐法官到观门首，引甘举人进来。法官答应而去，不多时同甘举人来至丹房。甘忠元见真人深打一躬，将要屈膝下跪。天师连忙拦住，吩咐叫人看坐。亲随不敢怠慢，就在旁首设座。天师道：“贤契，如今，贤契这一段冤屈，本爵与你判明。此事实由贤契言语轻薄所致；又当运陷不通，所以他借此为由，将你田地强占了去。这个仇怨，本爵只得与你们讲和。”说着吩咐看茶。忽然门外有人答应一声，其音洪亮，韵似沉雷，把甘忠元吓了一跳。连忙闪目一看：但见一人手擎茶杯，往丹房而来。长大身躯，约有七尺，扫帚眉，窝扣眼，驴脸长腮，两耳厚轮，噉着尖嘴，大牙露显唇外，胡须亚似钢针；满身穿着全是皂色，足登趂靴，打着裹腿。气昂昂走到天师一旁站住，一语不发，躬身侍立。甘忠元看罢，心中纳闷，暗想南方人多是生的清秀，何为如此这样凶狠？正在猜疑之际，只听天师说道：“甘贤契请茶，是客必须先敬头碗茶，方显本爵恭敬圣门弟子。”这甘忠元心中正在不解其意，及听天师说道甘贤契请茶，即将茶饮毕。大汉气冲冲的接了茶碗，手托茶盘，洋洋而去。天师说道：“方才送茶大汉，你果认识此人否？”甘忠元回说：“不识。”天师说道：“这就是你的对头浑河渚龙。本爵将他拘到，一者判断此案，不能单听一面之词；二者使他献茶与汝，作为赔礼。贤契自此言语须要谨慎，不可再毁谤龙王了。本爵看你应该是灾消难满，目前虽然是遭困，将来自有升腾之日，与本爵同为一殿之臣，须加奋勉修德为善。你的田地，候明日开河之日，自有分晓，绝不能短少。但是地近河岸，更须敬重河伯龙神。果然虔心供奉，自此家门清泰，地亩丰收。非是强派汝事敬龙神，本爵与你既然判断呈词，总要公正直为是。贤契须要牢记。”甘忠元听毕，站起告辞。真人送出观门。且说真人见甘忠元已去，将法官叫到丹房问道：“尔将雨坛应用法物可齐备？”法官道：“俱已备下。”真人一回手，取出五道灵符。未知天师如何擒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 张洪教暗进雨坛 傻和尚明警世界

话说洪教真人将甘忠元告漭龙一案办明，吩咐法官：“明日是妖僧祈雨之期，陪驾进坛，与黑面僧相会，须要留神。各按方位，守住汛地。候邪僧上台，即刻把符焚化。我在龙驾伴主。尔等千万仔细，莫要惊动圣上。那时擒住妖僧，也显洪教道法高。”不多时万岁驾到午门，众人跪接。山呼已毕，一齐相随御辇，宜人隐在众人内，前呼后拥，出了正阳门，霎时进了雨坛。到了龙棚，佛爷下辇，升了宝座。众文武复又参拜，分为左右侍立。此时番僧尚未来到。天师同法官进坛，暗中布置齐毕，专候着番僧进坛，好焚符咒，此话不表。

且说圣义村三官庙傻和尚，自从观音菩萨与善财童子点化，授了金字真经。因他的根基本深，一至夜静，自有神人指教。不上几月工夫，不知不觉醒悟，万法皆通。说的禅语，俗人一点不懂得。这夜至三更时，他在三官殿中静坐参禅，困觉之际，毫光四起，竟将庙院照的通红。村中人皆以为庙内失火，火光冲天。众人约齐说道：“咱们往庙里看看，到底是何缘故。”一同走至庙前。门却未闭，一齐走入，打算要问问傻僧。走到殿前，只见傻和尚赤着身体，独坐三宝殿供桌之上，闭目沉睡，浑身淋汗。此时正在隆冬，天气甚为寒冷，他乃赤身大汗淋漓。众人看罢，说道：“有些奇异！”从此合村人无不供奉。

到次日早起，合村人约齐老少男女，同奔到三官殿内，见了傻和尚一齐参拜。傻僧一见，先傻笑了一阵，疯疯癫癫，眼望众人说道：“我的佛！你们都是胡闹！要祈雨该求龙神，求我会下雨？要求我本事，只会这吃斋。雨已降下，就到。我要驾着乌云，入山去找龙神，那时你们求他。我的佛！”满嘴胡念了几句，复又傻笑了一阵。众人俱不懂他的话，但见他放倒身子，仍是酣睡，打起呼来。

众人看着，一齐赞叹，互相抱怨走着，彼此暗咒秃驴可恶。傻和尚见众人去后，到了天晚，上课已毕。至次日清晨，把老和尚留下的破衲头，斜披肩上，手拿木鱼，举步出庙，回手倒扣庙门。因感庄主之恩，绕庄走了三遍，高声朗喧佛号。又将木鱼敲得声响震耳，念了几句偈语道：

天龙不慈悲，晴天大日头。要祈甘露降，还得善人修。

声音不断，绕村念了三遍，招得犬声乱咬。此时天气尚早，村人俱未起来，梦中惊醒，听了俱各不解。及至起来寻觅，傻和尚踪影不见，众村人纳闷。且说傻和尚围村念罢偈语，又到他父母坟墓之上磕了几个头，两腿如飞，竟扑奔通州北关。不多时到了关庙热闹之处，一边走着手敲木鱼，一面高声念道：

要相逢，不相逢，误进繁华一座城。天公不怒不垂泪，涂炭生灵心不公。傻不傻，灵不灵，前生造定难变更。这方人，也识透：阿弥陀佛！天下安宁雨便倾。

傻僧念这几句，原隐着“方人也”三个字。当初贤臣作江都知县，假扮道人私访，将“施”字拆开，号称“方人也”。今傻僧安心显应，惊觉贤臣，故把这兰字编成口号，满街念佛。军民不知，以为妖言，俱不在意。

此时施公仍是每日同合郡文武齐集城隍庙，参神祷祝。众官正在拈香已毕，忽听庙门外敲的木鱼连声响亮，口里念的听不出是念经卷是诗词，众官全不理睬。惟有施公听他念的有因，不觉心内怀疑，将要派人去看问，忽听诵的又改了话语。施公与众官复又侧耳细听。只听外面大声念道：好哇！

先不该，我不傻来又不呆，昊天遣我下瑶阶。世人不公心太狠，感不动龙天泪下来。“方人也”，不明白，不拜灵山好怪哉！阿弥陀佛，可笑你，再迟时我转天台。

傻僧在城隍庙外喊念，贤臣在庙内听得甚为真切。又听木鱼打得震耳，只在庙前来回朗诵。众官听了，俱都不解，仍去闲谈。施公心内暗想，忽然醒悟，说：“哎呀！这内中分明隐着‘方人也’三字，应了我初任江都县，暗访五虎恶棍，路途甚远。此人如何得知？”施公想罢，暗自说道：“何不叫他进庙内盘问盘问？”叫声：“施

安，你去把那喊叫之人叫他进来。”施安答应，走出庙门外面。大声叫道：“僧人！我们老爷唤你进庙有话说。你快随我去。”傻僧闻听也不答应，随着往里便走。到了大殿之外，即便立住。贤臣与众官在殿中闪目观瞧，怎生模样，有诗为证：发蓬足赤真不堪，破烂衲衣身上穿。

憨相面上油泥厚，点头傻笑带疯癫。

虱子浑身爬又滚，斗大木鱼挂胸前。

化现所为求甘露，安心惊觉施不全。

借此为由欲远遁，俗人哪视此机关。

可叹迷人参不透，真假不辨作笑谈。

施公与众人看罢，俱不知何意，当作挂单和尚看待。众官因知施公最难说话，俱不多嘴，暗暗好笑。施公叫声：“傻僧人，你进庙来，我有话问。”但见傻僧在殿外答应说：“来了！特来问你，何必问我？”说着，疯疯癫癫来至殿内，那种气味令人难闻，众官各掩鼻躲到一旁。施公只得闭气问道：“你这僧也太胆大！‘方人也’三字，原是我的姓氏拆开，因在江都县任上，暗扮道人，私访恶霸。你何以隐在禅语之内，细细说来。”傻僧见问，说道：不用究问，听我说来：

你说你忠不算忠，你说你奸不算奸。好哇！忠奸二字难分辨，摄款提钞入私囊。忠呀奸！

施公闻听隐语戳心，不觉恼怒，高声大喝道：“我听你这疯僧满口胡言，就该掌嘴！”众官见贤臣发怒，俱替傻僧担怕。那傻和尚却全无惧色，仍又傻笑。此时施公见他这等形状，隐语之中似有奇异，连忙问道：“你能求雨么？”傻僧笑道：“那是我的拿手戏。”施公听罢说：“能够求雨，恕你无罪。若要是无雨，一定重责不恕。”施公与众官谈论，只听殿房内把木鱼敲得连声的响，憨声憨语，跪着宣读佛号。众人听着，都不甚懂。到了天晚，贤臣与众人议论，都不回衙，就在城隍庙过宿，候着明日午后应验否，此话不表。

且说正乙天师随着圣驾到了雨坛，吩咐法官诸事备毕，仍然退在文武班内。圣上在宝座上闪龙目观看：但见正面高台一座，搭造得甚是齐整，悬花结彩。法台上下一概应用之物，俱已备好，甚是

鲜明。蒙古包搭在台后，还有许多喇嘛穿各样套头，在那里正候着番僧。万岁看罢，传旨问天师话。真人连忙越众上前跪倒。老佛爷问道：“今僧人上坛，不知卿家怎样行事？”真人口呼：“陛下降旨：令僧人登坛，臣自有法术擒他。”万岁闻听，说：“卿家暂且退下，朕自有道理。”寡人仍然隐避在众文武官员身后。

此刻吉时已至，番僧来到。圣上传旨，命通事问：“僧人辰时进坛，何时落雨？可以下几个时刻？”通事官领旨，回身行至蒙古包内，见黑面僧问明。复到龙棚回奏万岁道：“奴才讯明僧人。他说：‘辰时登坛，巳刻布云，午时落雨。可以落到日落黄昏，包管足用。’”万岁准奏，传旨命僧人上台。番僧从台上上了雨坛。老佛爷在龙棚对面，看得甚是分明。但见番僧：重眉大嘴，黑面红须；身躯矮胖，大肚累堆，长得甚是凶恶。又见他上了法台，对龙棚谢了圣恩，退在一旁。着令众喇嘛绕台已毕，好去作法。众喇嘛锣鼓齐鸣，犹如嵩祝寺、雍和宫、黑黄寺打鬼的一般。众喇嘛扮着二十八宿、九曜星官。今日番僧求雨，众喇嘛穿用那些物件，为的是显着威风好看。圣上看罢，一扭龙项，暗自传目，叫声：“张爱卿，你看番僧胡闹求雨，要这些何用？”真人见问，连忙跪倒，口尊：“万岁！番僧如此，无非枉劳气力，他如何能求得下雨来？臣启我主，容臣前去作法，以擒妖孽。恕臣慢君之罪。”佛爷说：“休令妖僧走脱！”天师复又进了龙棚，回奏道：“臣启我主，微臣俱已备妥，大约妖邪插翅难飞，少时我主自明。”番僧是何怪物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

众水怪行雨助威 金甲神持鞭保驾

话说番僧原系水族之物，窠巢同类甚众。其居水深千尺——即世所传海眼。近方之人时见有水怪出现，都不敢近岸窥探。那里边水怪尚有道行浅的，因未能变化，只在沼内埋头，不敢出来滋事。这番僧未求雨之先，曾与众水怪计定，说道：“天下干旱，真命

帝主怜民，望雨甚切。趁此机会，讨一金口封号，日后得成正果。愚兄前去，只要感动人王帝主，事必可成。如到求雨之时，众位助我一阵风雨，不必管禾苗损益，五谷生与不生，但能应点，搪塞过圣朝天子；龙心一悦，必然钦加封号。愚兄果能得到好处，必要携带众位一齐飞升，同入仙班。”众水怪听说落一场雨，受了御封，便可成仙，俱各欢欣无限，叫道：“兄长只管前去！”

却说那怪听罢同类之言，方化作番僧形状，来投黑黄寺；并未算着天师来京，故此任意胡为。他要早知天师在此，慢说还来登坛，也就潜逃远遁了。只因他虽修炼多年，可以化人形，吐人言，但只一件，他虽闻知洪教真人之名，未曾会过洪教真人之面。又无人对他言讲，所以他不能知道。这番僧又自觉一概安置，众朝臣又不识他的根底，谁能破他的虚诬？所以他登坛之际，竟大着胆卖弄猖狂。

且说番僧分派雨坛上摆设的甚是齐整。只见番僧上了坛，先朝龙棚行朝驾之礼，随后椅上坐着，众喇嘛各打钟鼓铙钹，顺着雨坛绕了三匝，敲打得声音聒耳，言语却听不出来。番俗趁着音乐嘈杂之际，连忙又从左边椅上站起，行到正面向北稽首礼毕。见他又将铃儿摇了三下，口中念了几句，如鸟语一般，也不知是经是咒，听着难解。念罢放下那个铜铃，掐着口诀仍是嘟嘟囔囔；拿着一道符往香烛上一点，顷刻焚化。那符焚讫，果然一股浓烟，飘飘摇摇直扑了西北。番僧暗通了他的水族，仍又退到椅上坐候等雨。

且说水中那些蛟、螭、龟、鳖、鼉、鼉、鱼、虾、蟹，这日正在沼中探头缩脑，忽然来一阵阴风刮到水面。众妖知是信符已到，不觉欢腾跳跃，一齐呼兄唤弟，说道：“大哥的信符已到，必是哄信人王帝主。咱们快去辅助他，得了御封荣归，你我都证仙班。”说罢各显术法，各驾妖风，乱哄哄吐雾喷云，从水沼起到半空。转眼烟雾迷漫天际，真正是狂风滚滚，大雨冲冲，霎时到了京师地面。看看离龙棚不远，众妖更加精神百倍。高兴之际，猛听对面如雷响之声，喝道：“呔！好孽畜，还不与我退去！前面有真命帝主，我等奉洪教真人救命，在此护驾，孽畜速退！少迟片刻，立即叫尔等金鞭碎顶！”那众水怪之内，原是忘八精领头，虾精紧围，随身后蛟精督队。这

些怪物如乡屯浪子一般，初入北京，迷恋着烟花柳巷，不顾父母，乐而忘返。正在适意鼓勇前进，忽听这么一声如雷，那乌龟精先就吓了个倒仰，把小青果脑袋一哆嗦；猛又一抬头，见有位金甲神横阻去路，相貌十分凶恶可畏。那怪知道是一位天神，怕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连忙将长脖扭转，对后面众怪道：“快回去！快回去！不好，不好！幸而我耳灵眼快，颈子能屈能伸；要不是颈项快缩，那鞭早就落在顶梁上咧！我倒想着领你们在京师地面，秦楼楚馆，叫你们在前三门见见世面，开开眼界。再者我这几年保养颇好，打算在人烟稠密之处，出现出现我的伟胖身躯。不料正在兴头之际，忽听似雷的一声，先就惊了我目瞪口呆；又一昂头，竟似汗蒸如雨。敢只是奉天师法旨，护驾的金甲天神喝说：‘不行疾退。立刻便叫轻生！我听罢惊慌无措，几乎把尿溺吓出。我想，识时务者呼为俊杰。咱们总有些道行，料也敌不过天师。我故把脖子一缩，知会你们一声，赶忙跑回。从来交朋，虽然患难相扶，亦不过尽其心力而已！现今世上都是你狼我狈，又有几个信义君子？何况我辈从此再不想脱凡壳成仙作祖咧！我自幼在龙宫里每日当当散差，吃碗闲饭罢！凭谁邀约，再也不去受这惊怕咧！”忘八精说着，尚吓得嘘嘘牛喘。有一路鲇鱼精听罢，暗想：“总不敢擅作威福，滋生事端，今日为朋友连累，险些遭杀身之祸。自今以后，我就在这深潭里。”想罢大笑道：“乌大爷，平日见你雄赳赳，自夸体壮心高，不亚铜头铁背。常说要出外去叫叫字号，闯闯光棍，遨游五湖四海，却原来是个银样蜡枪头！前紧后松的软盖儿。见了真章儿，就有些虎头蛇尾咧！”又一虾儿精跳着说道：“姥姥！你别张着大嘴笑人咧！今日还算乌大爷的运气旺，一眼瞧见那金甲神，急流勇退，忙叫撤步。要不然，惹恼那位金甲神追赶下来，还许连巢窠里，闹个翻江搅海，一齐抄讨入官呢！我只顾瞎抢似的，喊着前奔。猛听了那么一声，几乎把我的虾心惊落，虾魂惊散，真是可怕！”众水怪听罢，齐说道“算了罢！算了罢！咱们也休瞎想咧！也别瞎说咧！再要瞎闹，只怕大家都不安生。咱们不必讲交情厚薄咧！各保性命罢咧！”

不言众水怪被灵官赶散，不敢出头。且说番僧自焚罢信符，一心盼望同类相助。果然功夫不大，黑云直矗，疾风暴雨从西北直奔